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三號

據

清·張金城修楊浣雨輯
嘉慶三年刊本

影印

寧夏省

寧夏府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

寧夏府志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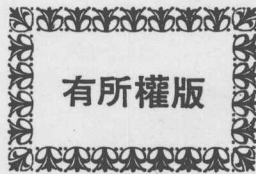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寧夏府志序

志者何志不朽也人生所藉以
不朽者曰忠孝節義惟此可以
持世教正人心使千古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之精靈不磨於後
而非徒以山川草木之盛城郭
都邑之繁誇耀於人也非然者

寧夏府志序

一

不可秉筆而為志且夫志之作
也本於春秋春秋之法善雖微
必錄惡雖隱必彰而世之為志
者志忠孝矣而且旁及於仙釋
方技豈上法春秋善善欲長之
意歟抑當

邦治之隆民風日上無事鑄鼎懸

書之赫赫也我觀一書之成必

有其綱領而後條目分焉苟立
志者以持世教正人心為之幹
則夫天文地理民物山川為之
訂其訛而補其缺第以供後人
之採擇而已而書之有關於世
教人心者固不在此庚子秋寧

寧夏府志序

二

夏守張金城修其府志既成將
付剞劂請余為序因閱其書考
核詳明可無遺憾而與余所稱
持世教正人心者隱相符合余
喜其見之同而嘉其事之成也
遂冠詞於簡端至於朔方之志
由來舊矣其間因革損益代有

變通志中所載已該而備又何煩余之贅述也哉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
陝甘等處地方寧務兼理糧餉
並兼管甘肅巡撫事兼理茶馬
勒爾謹



寧夏府志

序

三

寧夏府志序

已亥之秋余由延安守奉
恩命陞授寧夏道竊念寧夏為
西陲要區以一監司專統
一郡而兼兵備督水利
國家設官授任之意可謂重

寧夏府志序

一

矣入境以來亟欲識此邦
治理之宜以稍効其尺寸
因取所謂朔方志者觀之
其書本簡畧不備又自前
明萬厯後但綴奏牘數篇
而我

朝定鼎以來百數十年之事

紀載缺如此豈足存一郡
之文獻資官司之法守乎
朔方直謂未有志可也既
而郡守張公言其方纂
寧夏志且就緒余聞之甚

寧夏府志

卷首序

二

喜張公可謂識治要者
矣我

朝

列聖繼承重熙累洽制治立法之
美備雖在遐陬荒徼莫不
釐然畫一燦然有章吾儕

受寄任理一方之民率由
憲典以免愆忘固厚幸矣
然而風土異宜民俗異尚
設施之序有緩急潤澤之
道有通方以殊鄉遠所之
人蒞事於此其孰從而知

之官司之案牘因陳累積
連楹充棟或座蠹斷爛而
不可校一日到官欲得其
要領其孰從而求之然則
郡志之輯其資於理也不
誠大哉論寧夏者曰三面

據邊獨以一面屏蔽關陝
此巖疆也又曰擅河渠之
利豐稻秫足魚鹽此沃壤
也蓋嘗思之

國家德威遠播西陲萬里外
咸效貢職邊境之寧謐蹕

前古未有也而於寧夏置
滿營屯勁旅計至深遠矣
若夫河渠之利生齒日以
繁田疇日以闢漢唐渠外
益以

大清惠農之䟽鑿而灌溉之利

恒苦其不足寧夏之政方
今所重信無踰於此者今
觀張公之志條分縷析
網舉目張而於水利一端
尤源委周悉言之諄諄

張公於此誠可謂識治要

者矣夫勵奉公之節者不
忍視一事之隳懷利民之
心者不徒善一時之施以
斯志之成垂示後人信乎
足備一方之文獻資官司
之法守裨益多矣豈獨余

之固陋得藉手以圖報稱
云爾哉

乾隆庚子秋七月吉旦

特授分巡寧夏兼管水利驛務
兵備道長白永齡撰

寧夏府志序

古者邦國皆有圖籍後世撰述其名曰志蓋以著其地里風俗以備蒞事者之稽考而輶軒抆風太史載筆亦將於是乎取資焉典至重也我朝文治光華之盛昭雲漢而炳

寧夏府志

卷首 序

日星天下輿圖有一統志各省則有省志下逮一州一邑莫不各有其地志而寧夏紀載之缺因襲簡陋舉前代斷編轉相承授而莫之省意嘻此誰之責哉金城蒙聖恩拔擢備負郡守來典此邦競

兢焉恒懼奉職不稱甫下車顧念此事亟宜脩舉而未得其緒既蒞事二年周道屬邑觀其山川之險易土田之沃瘠間嘗與其邦人士相接訪詢其故事與夫農民作苦利病之所在因悉知其文物風

寧夏府志

卷首 序

土戍戍之秋乃與同官諸君共謀編輯又得郡之文學士若而人欣助焉比事屢類博徵慎取孜孜考訂閱歲始得脫藁捐貲立局鳩工剞劂又八月而書始成凡二十二卷大抵務為詳不務為簡取其

實不取其華自舊志斷後迄

我

朝鼎新以來二百餘年之事有
可考者亦庶幾乎備矣或者
曰志之體與史異為志之難
與史同非有著作之材輒敢
操筆紀錄一方之事無乃不

自量而貽有識者之嗤笑乎
顧竊念之世族之家猶有譜
牒以述其先里黨之人偶有
一善一能之長猶或為之傳
記況以一郡之大當邊塞之
要土沃而民庶士秀而兵強
文通武達者後先相望而

本朝

聖祖皇上澤華駐蹕

訓誥昭垂遭逢尤異也

世宗皇上時開惠農昌潤二渠增溉

農田數萬頃利賴尤大也戊

午經震灾今

皇上發

帑金累數十萬修城郭建室廬
捐脩賑恤舉顛覆而保安之
德澤尤渥也自衛所而登府
縣置滿營以重兵鈴其視他
郡紀載所係重且大若何而
顧動以不文謝焉聽之年延
世遠或就湮沒其可乎夫後

人惜前人之不為而復望後
人曰有待在官之事輟轉因
仍以至廢墮而不可復理大
率以此金城既守此土既任
此責是以不揣鄙陋偕我同
志勒成此書亦聊以供蒞事
者之考稽備太史輶軒之採

擇後之覽者誠鑒其不敢護
謝之由而寬其不學自擅之
咎則幸厚矣

乾隆四十五年歲次庚子孟
秋之吉

特授寧夏府知府渤海張金城撰

朔方志舊序

寧夏古朔方地故其志以朔方名志凡四修矣新之者何粵摺國初開鎮建節列障張官大物典章燦然往牒迨羅壬辰兵燹遂舉二百餘年之所經理者蕩然有同草昧迄茲再紀而藩統官寺之增損與地營砦之廢興甲兵錢穀之盈朒習俗民隱之變遷者往按今豈其時異勢殊然與前撫振峯崔公安攘之暇有慨乎中念舊章不可以遂湮近事不可以缺載會癸丑楊君假歸檄道禮廷主筆裒一二逢掖開局纂修甫就而公奉簡命

寧夏府志

卷首

舊序

一

入貳樞筦楊君亦以謁選行適余來代訪舊聞遺乃獲君藁於儒官黃機機固佐君共襄考訂者也方下所司督鉅諸梓而君復以司農使事過里門又聞加叅續請余言弁諸簡端余惟古者國必有史志者史之徵也今天下一郡一邑莫不有志矧茲有夏肇於城朔扼孤懸而控區脫實全秦之北門高皇帝不難分王所親愛若此其重也然而風氣之亭毒教化之漸陶從來文獻他鎮不敢望焉君更以鴻裁卓識構所觀聞故其上下千古煥乎鱗次分綱衍目為帙有五於天整兵食風俗理

寧夏府志

卷首

舊序

二

亂著有徵勅之詞思深哉是以昭炯鑑而垂典則矣雖然斯志也感壬辰而修也以彼其時誰實稔饜而鼓出誰實沉幾而定亂以此思罪罪可知以此思功功可紀若夫揭赤心以拒逆蹈白刃以留芳凜凜誓不共生烈烈殉以一死光爭日月氣壯山河豈非皇霸所由以揚休天道所由以祚順群策群力所由以宣邑者耶覽斯志也臣可勸于忠子可勸于孝士可勸于義婦可勸于貞斯固崔公檄修之意而楊君文字足以發之苟有采風以備博史則斯志為之徵矣儻云武統示威儲時示豫險塹用復廢弛用張此制治保邦之全圖亦惟填撫茲土之責余竊志焉而才弗逮安敢以時詘為之辭因感斯志而樂觀其成也援筆為序敬告來斯萬曆丁巳正月既望巡撫寧夏右都御史楊應聘撰

重修寧夏誌舊序

寧夏鎮誌成於宏治辛酉歲作之者郡八郎中胡公汝礪寔大中丞曹南王公珣之意也嘉靖己亥歲守禮叨撫其地暇日披圖閱誌因革損益殆相矛盾遂作而嘆曰誌成不四十年更易如是久而人亡事訛何以考証命督糧僉事益公霽禮請刑科給事中致仕郡人管公律重編不三月而成因舊而新隨事而正政有關于大體者不厭其煩事有益于軍民者脩記其實凡百家衆技之流舊制新設之顛末綱分目悉且隨類附以不盡

寧夏府志

卷首

舊序

一

之意該博之學經濟之才可以見矣南潤子復作而嘆曰司馬遷以無罪廢而學發于史子美不見用於時而學發於詩古今文人之厄也管子其安命矣夫特命刊木以傳嗚呼我明億萬年無疆之休家有譜郡有志國有史人文兼脩法制森然漢唐以來一統之盛無如今日繼是而往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手先後同心共成良志以脩國史顧不美歟謹稽首頓首以贊于簡端云嘉靖庚子秋八月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楊守禮識

寧夏府志卷首

凡例

一志書志一方之事實即闕一代之憲章甘肅省志義例遵一統志今寧夏府志亦多遵省志其間或有事簡文略不能成卷者則并省附載焉

一茲志內分類凡三十四總為八門若風俗物產皆因乎地者也故統於地理學校必有廨舍祠祭必有壇廟故統於建置水利以利民食也故統於田賦兵防營汛驛遞張官之餘也故統於職官科貢

寧夏府志

卷首 凡例

一

文武仕宦皆邦人之表表者也故統於人物其他各以類相屬亦紀事提要以便覽觀云耳

一

本朝德威遠播中外一家邊郡共享清寧之福而寧

夏幸際

聖祖皇上而巡荒徼小民並得仰瞻

天顏尤屬遭逢異數若僅隨事例分載不足彰

省方盛典謹另編一冊并

列聖宸翰前後賑恤

詔書統曰

恩綸列之第一用志臣民歷世感德之意

一康熙三十六年

聖祖西巡寧夏距今八十餘年雖民間傳頌

盛事如新而

聖祖實錄非外臣所能備識今志皆就平定沙漠方略載事係寧夏者以次編錄其傳說無徵者並不取闡入以昭慎重

一寧夏舊志曰朔方志按朔方之名見於小雅漢武

寧夏府志

卷首 凡例

二

始開此郡因名曰朔方至赫連竊據乃有夏州之名其後或朔方靈武分建或夏州靈州並稱或分夏州為東西或以靈武統朔方因革不一至元始有寧夏之號今寧夏地不盡古朔方地故改名寧夏府志著其實也

一志書多首天文紀星野然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是星辰雖麗天而區分實以地今用靈壽縣志例首地理而以星野分屬焉